九思随笔

“读书之乐”小议

作者:九思

(清)方薰《山静居画论》云:
“作一画,
墨之浓淡焦湿无不备,
笔之正反虚实、
旁见侧出无不到,
却是随手拈来者,
便是工夫到境。”
今悟:
读一书,
文之酸甜苦辣无不备;
意之真伪是非、
山河岁月无不至;
如是意在笔先者,
可谓大家创境。
(宋)苏辙《武昌九曲亭记》云:
“天下之乐无穷,
而以适意为悦。”
读书之乐无穷,
而以闻道为上。

北京城区天气

今日天气
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
北转东风2、3级,36℃~24℃

明日天气
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
北转南风2、3级,33℃~23℃

今日电视

CCTV-1	20:05	特约剧场
CCTV-5	22:35	俄罗斯世界杯特别节目——足球道路
CCTV-6	18:07	故事片:百鸟朝凤
	20:15	故事片:孙子从美国来
	22:15	译制片:记忆密码战(德国)
CCTV-8	22:28	经典剧场:白鹿原(12、13)
BTV-1	19:33	剧场:脱身(46)
BTV-2	20:30	剧场:父母爱情(24-26)

《陇中手艺》

◎作者:阎海军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4月

“用一生做一件事,与时间相对抗,匠人用匠心生成匠艺。伴随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手工技术将逐渐消逝。本书是一本献给乡间手艺人的书。作者阎海军就是在这样的农村手艺人中长大的。他历时3年采访200多位手艺人,挑选了25种陇中手艺,25则生命故事,却是中国6万个乡村的缩影。明快素简的诗性语言,纪录片化的叙事风格,向追求质量至上而劳动的人致敬,向渐行渐远的中国农业社会注目以礼。”

对老烟民而言,机器加工的水烟味道远不及人工推出来的够味,一片水烟的生产耗时需要40秒,而机器压方仅需6秒钟就能完成

甘字水烟曾是兰州水烟的金字招牌。陇中大多数农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吸食甘字水烟而自豪。

人工推丝、人工压方,一片水烟的生产耗时需要40秒,而机器压方仅需6秒钟就能完成,即使算上前期切烟丝的工时,同样的推丝、压方两道工序,机器比人工至少快6倍。

机器应用于生产,效率显著提升,人可以从高强度的劳动中得到解放。但是,水烟加工这项工艺,机器的优势并不是全能的。人工加工水烟,一捆烟墩1300斤,从压把完成,到全部推成烟丝压成烟方,基本需要11天时间。这11天时间内,烟叶和辅料持续发酵,充分质化,各类配料的分子与烟叶分子完全结合,色、香、味俱全。因而,手工加工的水烟吸食起来更入味。

机器加工水烟从配料、切丝到压方,只有两个小时。手工推烟是推一点压一点,烟丝不会干裂,机器加工必须防止烟丝变干、断裂,切丝、压方都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快速完成。短短两小时,加在水烟叶子里的各类辅料很难与烟叶融合。对老烟民而言,机器加工的水烟味道远不及人工推出来的够味。

大跃进时期上马机器,曾让刘福俊的父亲刘德英一度失去了加工水烟的机会,他通过勤学苦练变成的匠艺之手,不得不回归乡野重操铁锹、锄头。机器加工也确实促成了兰州水烟的大工业生产时代,但是实践检验证明,水烟加工这种匠艺,机器并不能完全代替人工。在这一点上,刘福俊确实比自己的父亲要幸运得多。

刘福俊加工的烟方上,压着一个大大的“太”字,这是兰州水烟大势已去的年代,坚守者创制的新品牌,主要热销于江南沿海和华东地区。太字烟现在是企业的主打品牌,而工人们用机器压制的甘字烟只是配角。

“太字烟的烟叶都是精挑细选的,加工的匠人也是最好的匠人,好烟叶、好匠人,推出来的也就是好烟。”刘福俊连续干了32个年头,跟了无数个老板,无论哪个老板经营,关于水烟生产的环节他都知根知底。“甘字烟过去是老牌子,但后来倒来倒去,把牌子砸了,现在机器压制的甘字烟,远比不上太字烟。”

和刘福俊一起推烟的匠人都是四五十岁的人,最年轻的孙银祥已经43岁,最老的人已是六旬老人。“年轻人嫌累,根本不学,三五年以后,推烟的手艺恐怕就要失传了。”刘福俊的工友张师傅这样感叹。张师傅是榆中本地人,尽管周围会推烟的人都选择了逃离烟坊,但自己没有别的手艺和技术,文化程度也不高,只能选择操持老手艺挣点生活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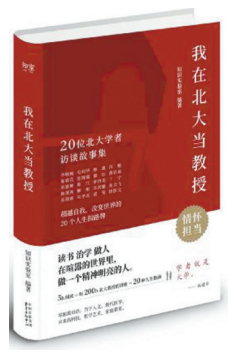
广东人经营这家烟厂的时候,一共有50人加工水烟,刘福俊每个加工季要带领30人赶到榆中。后来,企业的需求少了,愿意跟着他出来的匠人也少了,更别说学徒。

包括刘福俊在内的22名推烟匠,人人都吸烟,但是大家都不吸水烟,有的人说太呛,有的人说不习惯水烟的味道。他们为了省钱,很少吸纸烟,而是普遍选择了旱烟。加工者都弃绝的水烟,未来还有销量吗?

没有传承,匠人消失的一天,匠艺也将不复存在。“未来的水烟只能干机制烟。”刘福俊说。

推烟的搭档要么父子,要么兄弟,还有两口子。能不能配合得好,事关产品质量,事关生产效率,事关现实收入。刘福俊和大哥搭班子的时候,就因为犟嘴而红过脸。刘福俊清晰地记得,他干活的年月里,身边有的兄弟还会因为配合不力而发生口角甚至大打出手。 (连载十五)

《我在北大当教授》



◎编著:知识实验室
◎东方出版中心
◎2018年5月

现在好多人就是不能接受,他们认为,我们好不容易把学生招进来了,为什么不能教给他更多的知识?问题在于,教了这些知识之后,又有多大用处?

作者:裴坚(博士、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化学系,现任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主管本科生教学的副院长)

这次北大教学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认识到: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我们现在的学生,他们的学习方式也随之变化。我们当年,20世纪50年代也好,80年代也好,其实都是重新建设国家的时代,50年代是战后重建,80年代是“文革”后重建,都相当于一切被毁坏之后开始重新建设。那时我们更加需要专业人才,譬如工程师和专业人士。所以那时我们强调学生进入大学之后必须学习能够直接派上用场的东西,等到完成四年学业,你就可以到工厂干活,做一些具体的工作。这时候,你的专业知识和各种技能非常重要。比如你学化学,必须会各种实验技术,把你送到工厂,你最好能直接上手。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迫切地需要专业人才,能够直接上手,直接操作,最好学出来以后就能派上用场。比如当年我进入大学的时候,人家就觉得这样的学生将来就是走进化工厂的路。

但是现在不应如此,大学的整个学习模式不应该再是这种简单专业性的操作,现在的大学生毕业,应该能够胜任任何行业的工作。所以整个教学理念应该随之变化,不应再去强调一个学生在化学院就必须要学多少化学知识,而是应该让他建立起对一个学科的认识,以及对这个学科到底是怎样的发展思路的一个大体上的了解。

因此,学生一进入大学并不是说一定要学多少课程、多少知识,更重要的是了解这个学科里面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发展规律。但是现在好多人就是不能接受,他们认为,我们好不容易把学生招进来了,为什么不能教给他更多的知识?问题在于,教了这些知识之后,又有多大用处?且不说学生的消化和运用问题,单是对学科整体脉络的把握,我们就往往陷入不得要领的境地。

学生需要知道的是,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学生在大学里真正应该学会的是,明确他将来发展所需,而且明确现在如何为自己将来的发展做好铺垫。而且北大的学生都是极其聪明的,你要教给他的不是课上的某个问题,而是说如何解决具体的问题。他如何应对将来在工作中要遇到的具体问题,他必须有一个解决方案,你应该传授给他解决方案是如何设计的。这些,是细枝末节的知识点所无法解决的关键。

学生们在学习了这些课程之后,就对学科的基本概念和范围有了掌握,就可以取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如果学生对这个专业有兴趣,他可以选择进一步钻研学习,以求掌握更多领域内的相关知识。他可以攻读研究生,甚至将来从事研究工作也未尝不可。

但是如果一个学生,他觉得这个专业的本科知识已经够用了,他愿意做别的事情,那么大学应该为他提供更多的机会,以利于他学习别的东西。这样才能出现更多复合型人才,他们的知识结构是交叉型的、融合型的。

我是研究有机半导体的。有机电子学是在无机电子学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一个实验中的偶然现象极大地促进了这个领域的发展。

1967年,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进修的一位韩国博士生在实验室制作聚乙炔时,误加入超量一千倍的催化剂,结果在试验中出现了银白色薄膜。时任研究所助理的白川英树博士据此结果开始研究聚乙炔,后来通过掺杂的方法获得了导电聚合物,从此塑料从绝缘体的时代步入了半导体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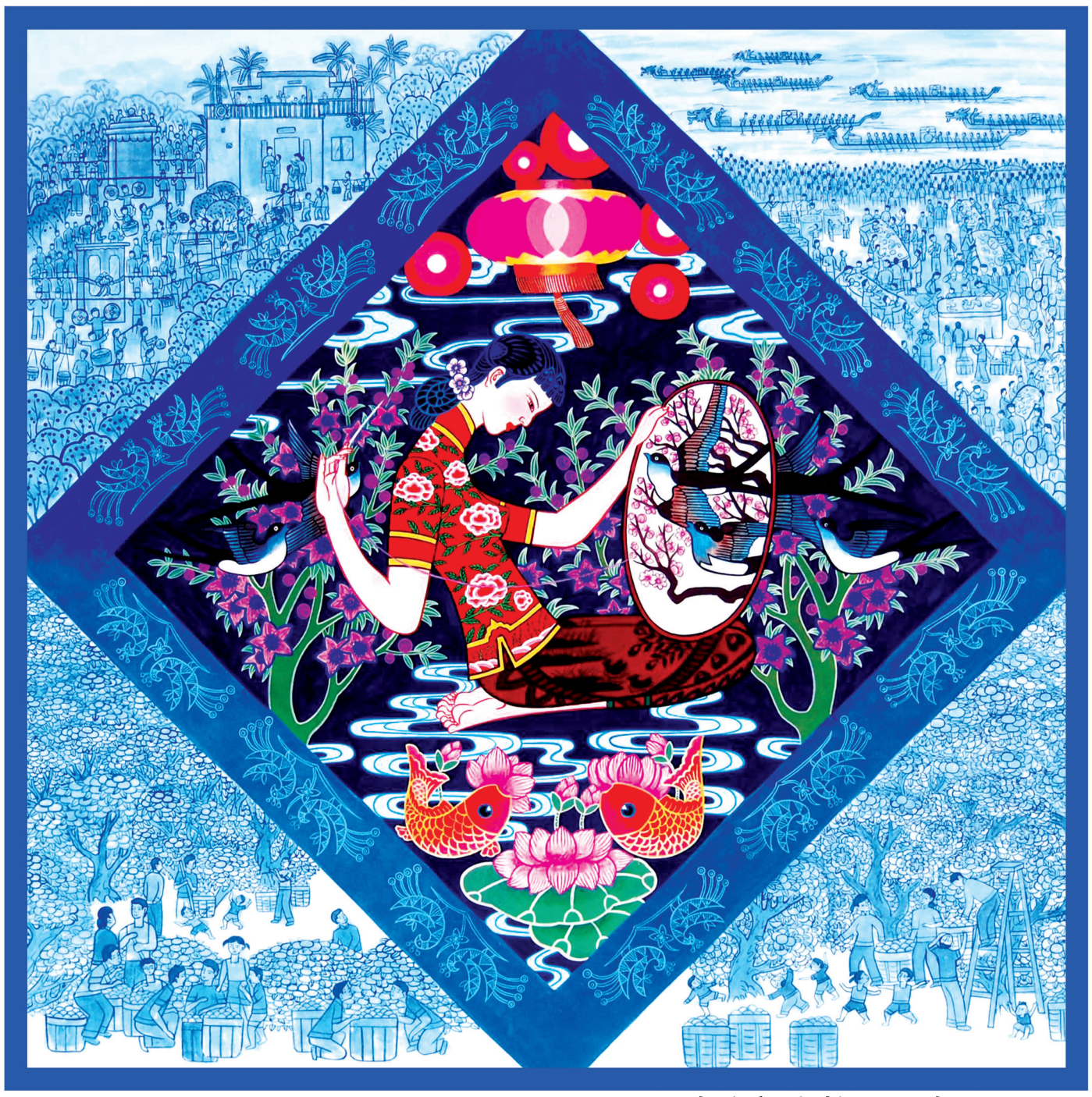
2000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了在此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三位科学家:艾伦·黑格艾伦·G·马克迪尔米德和白川英树。

导电聚合物已经开始改变我们的生活。用聚合物制造的灯具比荧光灯亮度更高,还更省电;用聚合物材料制备的太阳能电池已经能在市面上购买到,也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连载二十)

图说我们的价值观

一双勤劳手 绣出中国梦

爱国 自由 富强
敬业 平等 民主
诚信 公正 文明
友善 法治 和谐



广东龙门 黄伟平作

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